

2023

中国文学佳作选  
(2023)

散文卷

王晓君 主编

2  
0  
2  
3

张承志  
周大新  
卢一萍

一点一滴  
梦中的蘑菇  
对河流的认识

赵瑜  
陆春祥  
吴云涛

春夏秋冬  
松古几何  
烟雨桑落洲



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 
华文出版社

2023

中国文学佳作选  
(2023)

散  
文  
卷

王晓君 主编

2  
0  
2  
3



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 
华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文学佳作选. 散文卷. 2023 / 王晓君主编.

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24.12. -- ISBN 978-7-5075-5996-5

I. I217.1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A7A438号

## 中国文学佳作选·散文卷（2023）

---

主 编：王晓君

责任编辑：胡慧华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s.cn>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-58336197

发行部 010-58336267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8

字 数：250千字

版 次：2024年12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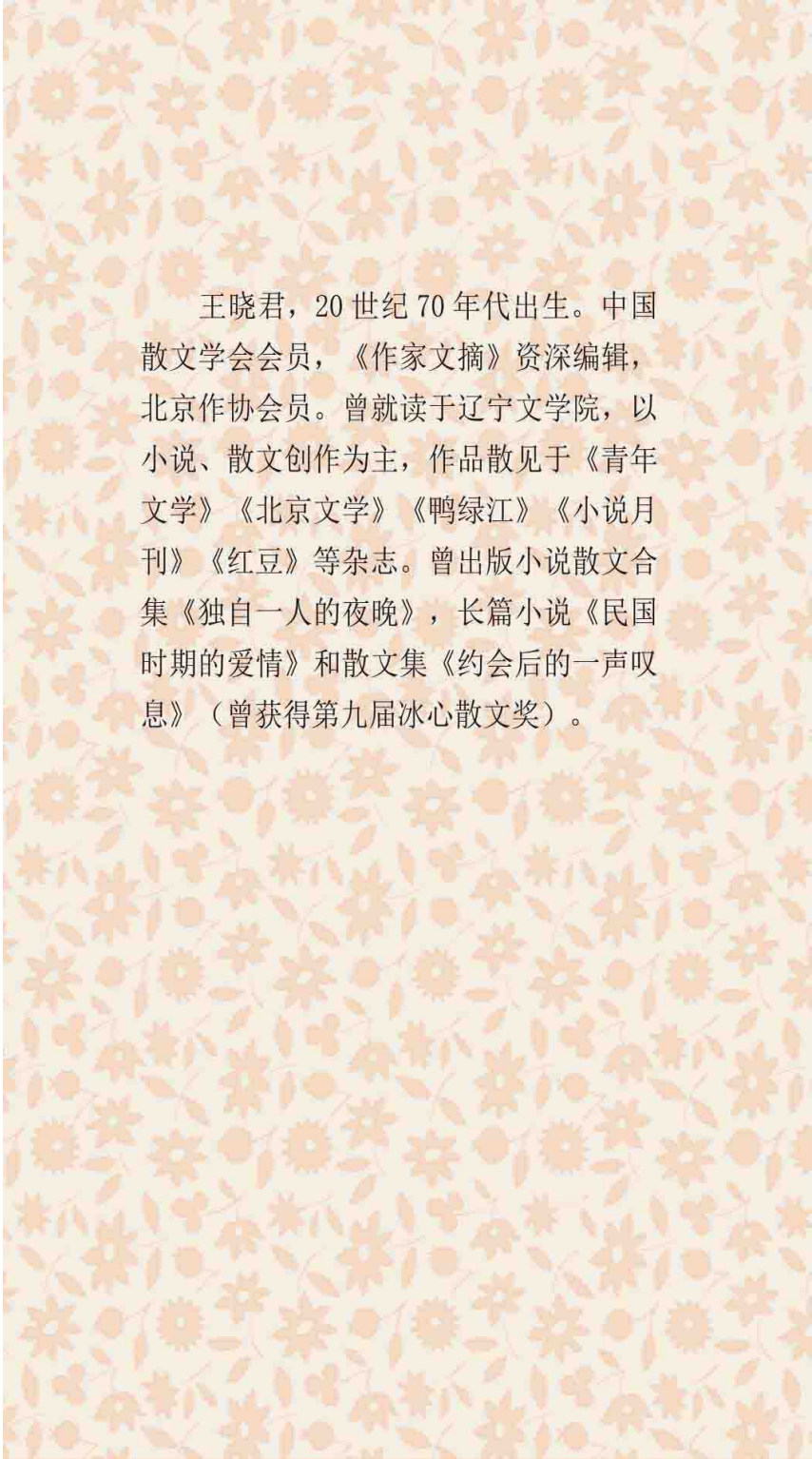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：202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5996-5

定 价：5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王晓君，20世纪70年代出生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《作家文摘》资深编辑，北京作协会员。曾就读于辽宁文学院，以小说、散文创作为主，作品散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鸭绿江》《小说月刊》《红豆》等杂志。曾出版小说散文合集《独自一人的夜晚》，长篇小说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和散文集《约会后的一声叹息》（曾获得第九届冰心散文奖）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- |   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2  | 张承志 | 一点一滴        |
| 9  | 蒋子龙 | 往事散记        |
| 24 | 赵 瑜 | 春夏秋冬        |
| 35 | 何田昌 | 在飞檐翘角的光影下徜徉 |
| 43 | 宇 秀 | 罗杰的告别       |
| 48 | 刘东黎 | 海边的蕾切尔·卡逊   |
| 55 | 周大新 | 梦中的蘑菇       |
| 60 | 海 男 | 给太阳写一封情书    |

## 第二辑

- |     |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|
| 72  | 熊育群 | 西凉山上   |
| 76  | 陆春祥 | 松古几何   |
| 82  | 苏 北 | 山水册页   |
| 90  | 卢一萍 | 对河流的认识 |
| 101 | 柳无茶 | 二三花事   |
| 109 | 段若兮 | 杜拉斯肖像  |
| 119 | 何 鸿 | 追帽子的人  |

123 梦 野 我们学会了告别（五篇）

### 第三辑

134 朱 鸿 美是易损的

139 韩浩月 夜未眠

146 刘国欣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

150 全秋生 一条有骨头的河流

161 马 克 那时群英会（外一章）

### 第四辑

166 厉彦林 娘 祭

176 阙亚萍 眼 睛

183 孟大鸣 那些淡忘了的或记忆深刻的旅游

189 杨献平 毛日记

198 盛 林 番茄和龙卷风

202 瓦 四 茶事三题

208 海 佛 小草湖的幻觉

217 王风英 巍巍太行

221 梁路峰 与死神抗争

227 周 舟 孤独游戏

233 周凤玲 黑 光

238 赵 焰 空 净

259 梦 阳 岁月深处红薯香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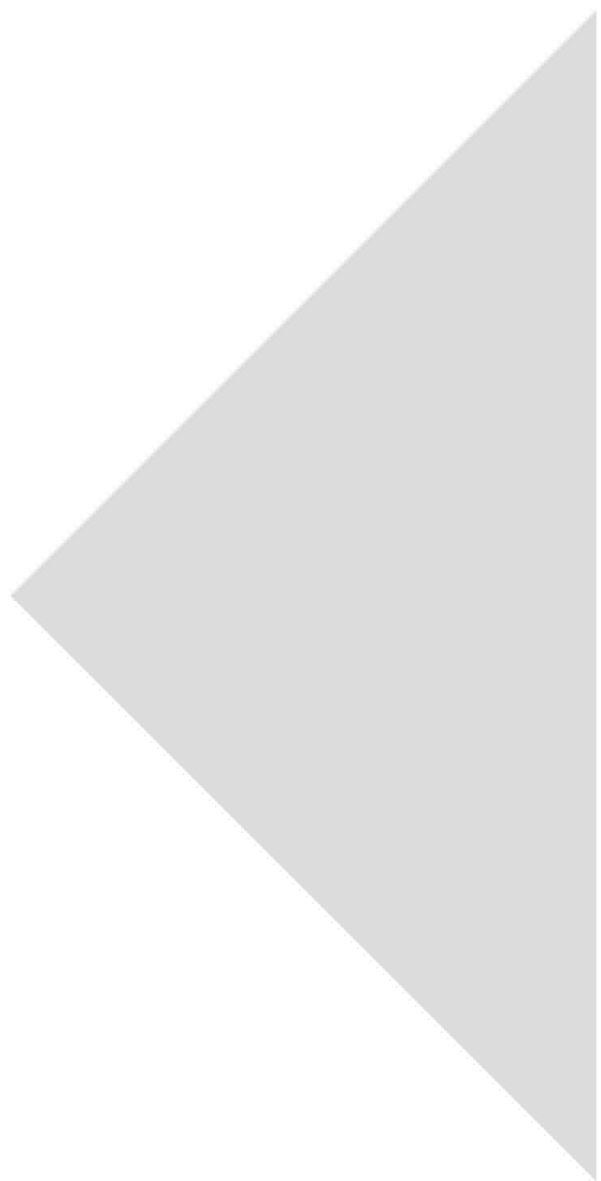
262 红 孩 晚秋二题

267 李建永 也说“饺子就酒”

270 吴云涛 烟雨桑落洲

279 余 庆 外婆的粉蒸排骨

# 第一辑



# 一点一滴

张承志

说到旅途中的艰苦，必须同时说出其中的愉悦。因为它们互为衬托。是的，没有求知的愉悦，艰苦就没有多大意义。

年近古稀——在岁月的此时，是否该回忆点往日旅途，扯扯其中的艰苦愉悦呢？

## 1.一点

人们都把登临雪山，当成旅途的极致。不过下文要说的雪山，不在新疆和西藏。

这篇小文要涉及的是欧洲大陆的南端，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最南、那令人震惊甚至使人战栗的西埃拉-内瓦达（雪山）。几次去西班牙，唯有那一次抵达了它。

它有三座高峰，第一座用西班牙语写作穆拉桑（Mulhacén），其实是阿拉伯语的毛拉哈桑（Mūray Hasān）转音，第二座叫作贝雷塔（Veleta），第三座不妨叫它城堡峰（Alcazaba）。它们从地中海边拔地而起，直达 3000 米的高度。它们终年积雪，但是又潜伏在西班牙南部左右纵横纠缠、处处峥嵘万丈的群山边缘，一般不被发现。

想看雪山需要到达格拉纳达的南部。小车离开格拉纳达，穿过“摩尔最后叹息”的山坡，再穿过窄窄的廊哈龙（Lanjarón），雪山就为你突然出现了。

最初迈出第一脚时，并没有想那么多。那时只是神秘地理的吸引。从举世闻名的阿兰布拉宫向南眺望，看见一条沉稳低伏的雪山。三座雪峰宛如披着白雪的磁铁，吸着八十座白色村庄使劲往上爬，高高棋布散落，隐现云层上下，差一步没能登顶。那可是西班牙古代著名的阿尔普哈拉斯（Alpujarras）啊，你说人怎能不满怀憧憬。

尚还年轻的我们，不顾一切，不顾没车，不顾囊中羞涩，搭上危险的山路大

巴，向未知的它靠近。

旅行西班牙，必须熟知两个作家的两本书：华盛顿·欧文（Washington Irving）的《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》（*Tales of the Alhambra*）和杰拉尔德·布雷南（Gerald Brenan）的《格拉纳达以南》（*Al Sur de Granada*）。因为他们在西班牙官方史学刻意抹消八百年穆斯林文明的情况下，最早也最客观地，用华美的文笔触及了那个时代。

但是当时我一本也没看过。

只是凭着一股强烈的渴望，我们登上长途车奔向雪山。睡午觉的西班牙人四点钟才发车。先是沿着地中海，但过了阿尔布尼奥尔（Albuñol），等司机喝完提神的咖啡，我们就进入了峥嵘的山里。汽车攀登到了1700米的高处，远处开始显见雪山的一抹白影。我们竭力想辨出哪一座是贝雷塔，哪一座是毛拉哈桑，但视野里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。

其实我半辈子也走过些险路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伊犁乌孙山，九十年代的云南横断山脉，二十一世纪开头的青海卡力岗。但那天在阿尔普哈拉斯，一辆孤独的大巴，百米一扭曲，十步一深涧，每个拐弯都不可能拐，但每个它都硬拐过去了。它对准头顶，死命往上，呜呜号叫着。大巴车好像发了疯，像一头怪兽只知呜呜地爬，不管窗下就是矛头林立的巉岩，冷飕飕的绝壁。深涧轰鸣，峡谷连同车内一派轰声，震得耳朵似乎失聪，一瞬听不见邻座的话——而擦肩而过的，还只是最低的一座村庄。

白色的平顶房，一眼瞥去穷窘寒碜，拼在一起高踞云层之上，又莫名的神秘。事情发生得有些猝不及防，我们确实没有料到：自己的身体真的在云层之上！这不是交通线，这是不要命的恐怖盘旋。不知是朝雪山还是朝天空，一座座村庄不可理解地建在云层之上，而我们正在奔向那些村庄。嘿，阿尔普哈拉斯！两眼享受的壮观，今日仍难以诉说。

窗外开始下雨了。阴云在车轮下疾速穿行，暗绿的山影忽而显出，又忽而隐没。气温猛然骤降，我们披上了所有的衣服。

在卡碧莱拉下了车，我们想从这里步行走到布比雍。哪怕下雨，一步步走在阿尔普哈拉斯的云上小村，是不能放弃的诱惑。

那一回我体验了彻骨的寒冷。但寒冷无法描写，风夹着雨，打得脸疼。壁立的大山和偏偏建在山顶的那些隐没小村，加浓了肌肤的寒意。不放过任何一个邂逅的路人，利用每一个机会交谈。阴云和秋雨挡住了背后的雪山，但我们意识到它，朝

着布比雍走去，直到路过第一个咖啡馆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《格拉纳达以南》的书评，专门谈了布雷南的畅销书《格拉纳达以南》。那个英国人因这部书一举成名。书里细致描写了雪山南麓几十个村庄中的一个。其实那一个就在我们住过的伽迪阿尔（Cádiar）东北方向不远，以至布雷南行文总是离不开咫尺之遥的伽迪阿尔。

哪怕在现场和消息失之交臂也没关系。以前的准备、以后的阅读，换句话说：一生的求学在某一天都会相遇，为某个瞬间补充解释。

在伽迪阿尔，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寻觅，尤其是注意到村口的一个石碑，但是我们毕竟无从知道十六世纪发生的往事。告诉现代人被屏蔽的往事这一贡献，是布雷南做出的：

摩尔人的入浴、节日、乐器演奏、身穿传统服装和使用自己语言交谈，都被禁止。如是摩尔人终于决心再揭反旗。暴动日定为 1568 年圣诞夜，这一次蜂起只发生在阿尔普哈拉斯。领袖是个叫做堂·费尔南多·德·巴罗尔的人物，他有古老的阿拉伯家系且是科尔多瓦哈里发的子孙，却在格拉纳达的西班牙贵族人家长大。他再度改宗了伊斯兰，但心底却是基督徒。他恢复了本·倭马亚的阿拉伯名，在一棵橄榄树下宣布为王。

那棵树，或许现在还在伽迪阿尔。

他写的一点没错。虽然我没找到那棵造反称王的橄榄树，但我看见了伽迪阿尔村口的石碑。那碑用马赛克瓷砖片拼砌，你不定睛凝视就什么也看不见——活像检查色盲的图案。

布雷南说伽迪阿尔被人唤作“阿尔普哈拉斯之脐（vientre）”，我却看见石碑下方用紫色字刻着“阿尔普哈拉斯之心（corazón de la Alpujarra）”。称呼会不会被刻意改了呢？而且我第二次才辨出——在徽章的王冠下，刻着一个摩尔王。

我佩服布雷南。他是带着英国人的优势进入贫穷的雪山南麓的，在这儿居住时而重温英国作家的优越生活，但是他优雅的文字里，疏而不漏，藏着一种冷静的、淡淡的公正。

我们在同一座雪山脚下，进行了艰苦的旅行。我们没有太好的条件，但也没有富人式的猎奇采风。我们在不同的几处，在尽量大的地理范围，在普通人的城镇村落几进几出，体会古代的心情。

交通条件不会成为决定的限制。对求知的旅途来说，最重要的条件是一颗追寻的心，以及感悟与融会的能力。

我们在沃尔黑瓦（Orgiva）找到了基地，从阿尔梅利亚目击了无花果、橄榄、石榴和椰枣——几种神圣植物的一处栽培。在布雷南记录的摩尔黑人殉死的故事中，品味了种族主义的滋味。在萨罗布雷尼亚一眼尽收山与海，能看清雪山和地中海的关系。

细节还在某个时候突然跳出启蒙。比如——布雷南对石板平房的描述，连文字都和我本子上的笔记类似。

那是一种古今相传的技术：有一种灰色的岩层，这是一种可以碾碎磨粉，抹在平顶房顶的灰泥，下第一场雨时还会漏，而下第二场雨时就完全不漏水。这是一种阿拉伯式的古老建筑，也是安达卢斯的标志。我的笔记本和布雷南的书都记下了这种材料，它的名字叫“拉乌那”（launa）。

本来，我只想写一点从卡碧莱拉走到布比雍一路上可怕的寒冷感觉，但是已经说过，寒冷无法描写。文章有时不是为了给人读，而只是为了自己回味。

北京虽然是一座历史古城，但每天迎送的日子里，却很少古代的滋味。在书房里独自翻阅着昔日的笔记，一面感慨未遂的初心，一面不免为昔日的地点排名排队。地点像流水一样缓缓淌过，拥推着凸出的礁石。阿尔普哈拉斯——格拉纳达以南的那条伟大山谷就像那些石头，立在我心正中，撩拨着我的怀念。

## 2.一滴

世界太大，像一个海。我一次次明白：自己只能沾上它的一一点一滴。

说是一点，其实是大山。再一滴，换了拉丁美洲的秘鲁。

一说起这类国度，无论墨西哥还是古巴，连回忆的兴致都陡然增加！说到底我还是穷人的作家！简直已是毛病，一说到穷国穷地方尤其是穷旅行，我马上精神抖擞。

随便说几句？

先得强调，到了一块未知的新土地，对大自然和地理的感悟，也许是先决的条件。进入秘鲁之后，感谢上天，我们几乎在第一个瞬间就发觉了，这片大陆分为三个世界：海岸（costa）、安第斯山（los Andes）、雨林（selva）——须知，不预先明白这一点，会越走越糊涂。

——模仿当地印第安山民，嘴里嚼着据说能抗高山反应的柯卡叶，我们穿过了

阿雷基帕火山下的山谷，一级一级往下，最后抵达了安第斯山脉纵深深处的一个村庄：羊改。

来这儿是为了想试试运气，看一眼几百年历史的古代灌渠，更争取观察秘鲁底层的农民。

闯进村委会，举着一张在另一个国家（墨西哥）的大学证明，说明了我们想了解古代灌溉的目的。一本正经开会的村干部听了发话，叫来一个看门的老头，让他领我们去。

关于古老的羊改村石头渠，关于它和遥远的印加时代的关系，可以参看索飒的《把我的心染棕》。我在一边跟着老头溜达，不时用考古队员的眼光，打量那些印第安人的石头。

山区农业当然离不开梯田，修梯田和修水渠，都要砌上石头。能看出这些石头与众不同，确实能分辨出，有一些石块已经被时光磨得圆钝。它们砌筑的一段一段，密集堆砌，浑如一体，明显不是出自近期。环顾四周，安第斯的雪峰近在咫尺，四野静寂无声。远远的高空中有一只鹰在盘旋。这是印第安人的腹地，我提醒着自己。说它属于古代，属于逝去的印加王国，大概不是过言。

我在石头渠上转悠，索飒则一直走在前面和那老头闲谈。这位看门的老头名叫维德尔，生于1936年。他说话有条有理，甚至文质彬彬，我猜他原来若不是村长也至少是村秘书。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失意的人，由于怀念以前左派将军贝拉斯科的时代，居然遭到了妻子的告密，被当局定为 *amigo de terrorista*（恐怖分子的朋友）。

妻子的告密！真不能想象。

从山上下来，路过一间破旧板房，他掏出钥匙开门，请我们进去。门外一片破败，屋里空空如洗，原来这就是他的家。临别时，我们给了他五个索尔，因为听说他一天工资就是这些。

离开秘鲁多年后，我常常忆起羊改村的老头维德尔。他非常真实，像一个秘鲁的影子。片刻的相处，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只古代的沟渠。今天安第斯山里的真实，人的处境和人心的真实，似乎都被他的影子过滤比对。

我常对那天只给了他五个索尔感到内疚。但又想，如果我们是五星酒店的旅行家，就根本不会与他结识——这也是一种真实。

秘鲁的话题有些沉重。首都市中心的广场上，每个警察都牵着一只狼狗。那是一种秃尾的警犬，一张张狗嘴上罩着专用嘴套。傍晚在广场上坐着乘凉和人搭话闲谈时，虽然聊得愉快，但是后背有些发凉。得了，还是换个世界——到浩渺的亚马孙去吧！

这是一条河吗？一派汪洋横在眼前。

它缓缓地、沉重地流淌。如果不下决心飞到依基多斯，我会在日后三生抱憾。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，但这里河流不能用“条”计数。河流在这里充盈隐现，成片地淹没了大陆。它不但属于秘鲁，它还是地球的肺，是世界的氧气库，是南美的生命源头。什么是亚马孙？它难道是河流吗？

我们走下纳乌塔（Nauta）的泥巴河岸，坐在小伙子贝德罗的帆篷船头，和满船的印第安人一块航行。一个老村长模样的老者，挨着掌舵的贝德罗。一个提着一大堆各色塑料袋子、眼神和善的女人总对我们笑。一个懒洋洋的女孩（估计她刚上中学不久）靠着我右手的船帮。亚马孙河上的农民都喜欢紧靠着港汊居住，好像他们不喜欢中流，尤其亚马孙的主航道马拉翁河。贝德罗在一个个河岔靠岸，放下一个个家就在那儿的人和他们的东西。这时我才明白，船是不会驶到河中心的，我们只是贴岸向前。

他们驾着草棚顶的小木船，尽量顺河边航行。临近的一条船上下来了一对母女，我看见她们一起使劲，把船拖上泥岸，卸下运来的米、塑料袋、什物和工具，以及解馋的玉米面发糕。

河上的人种香蕉，也种植玉米，竟有人专门捕鱼。有一种芭蕉叶子包着的黄米黏饭，中间夹着佐饭辣椒的“花乃”（juane），只一个索尔就可以吃一个。他们的棚屋就搭在泥泞湿漉的岸上，因为这样离河最近，河就是通向外界的路。

巧的是我们坐在船头，所有的人下船都要经过我们。这样索飒就能依次挨个地和每个人都交谈一会儿，再把听来的趣事翻译给我。

船里的气氛活跃起来了，每个人都等着往前坐，以便和我们交谈。一个妇女好奇地端详着我们：“和我们一块儿坐这样的船，你们不害怕吗？”懒洋洋的女孩其实是她女儿，她俩上岸时，我们双方都有点舍不得。

与众不同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。他注意听着我们和每一个人的谈话。轮到他时，他便迫不及待，给我们讲解了亚马孙的基本概况。他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：“贫困嘛，那是老问题。今天最迫切的是禁止滥伐雨林。”他下船时意犹未尽，希望回来时去纳乌塔的旅馆接着谈。我等待良久的老村长也要下船了，他其实是卖冰棍的，当然我吃了他那雨林水果制作的冰棍。

和印第安人一块儿乘船，我突然明白了：哈，原来在亚马孙河网之间航行，就像在城里搭乘公交车赶路。欧洲的白人游客乘的是三百索尔一人的游轮，印第安人坐贝德罗的帆篷船，一次只要三个索尔。这条小船领着我们一直抵达了马拉尼翁河与乌卡亚利河交汇处——它们是地图上—眼扫去最大的两条亚马孙河支流。

只是一瞥，对亚马孙河远远说不上体会，但是我第一次能比较黄河和长江了。

雨林蒸腾起水分，无休的降雨使大地饱含着水。只要轻轻一触，饱含水分的土地就分泌出数不清的湍湍小溪。小溪浸泡土壤，沿着山谷，顺着地形向低处流，随地势形成河流。伟大的安第斯山脉每一套深峡壑谷都养育了一套大河，它们再分聚融汇，变成如同马拉尼翁河那样的壮观巨流。这样的巨流有数十条之多，它们远远并行在玻利维亚、秘鲁和巴西，如一柄巨扇，像一张大网，拖拽着半片大陆，雄视着人类的生活。

我也挤进小摊坐下，买了一索尔一个的芭蕉叶黄饭团。邻座的那个农民居然立即站起来要让开，急得我一下子喊出了西语：“Yo quiero comer contigo！（我想和你一块儿吃！）”他又坐下了，周围响起笑声，和蒙古草原或黄土高原上并无两样，百姓好淳朴。和黄米饭一块咽下的是快乐，我为自己悄悄打一个五分。

这样的回忆和遐想，虽然可以一路挥洒写去，但已应该节制。

山与河，使人懂得了自己的渺小。无论是在羊改村，还是在纳乌塔，我如蚂蚁蠕行，踏过的只是不足道的几步，如安第斯山的一粒沙，如亚马孙河的一滴水。

无论是在雪山俯瞰的古老梯田，还是在炎热潮湿的雨林边缘，人民都处在底层，辗转无言，翻身不能。贫民窟里的日子，一个索尔的期盼，都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
但就像历史的正义一样，人的淳朴是难忘的。不管是安第斯山里的看门人维德尔，还是亚马孙河上的小船主贝德罗，他们从此身在我朋友的行列。他们的愿望，与伽迪阿尔村口的石碑、格拉纳达以南的山谷一起——会持续地给我提示，并化为我的笔迹。

（原载《万松浦》2023年第1期）

# 往事散记

蒋子龙

## 父亲的表扬

我平生只被父亲表扬过一次，一直铭记于心。

那是开始到孟村上四年级的时候，发了新书，我用平时收存的牛皮纸和旧年画之类的结实纸，给新课本包上书皮，然后用毛笔很潇洒地在书皮上写了课本的名称。父亲在检查到“语文”课本的时候，指着封皮上的“语文”两个字问：“谁写的？”

我心里嘀咕，低声承认是自己写的。他脸上仍然没有笑意，但语气柔和了一些：“这两个字写得还不错。”我兴奋异常，却不敢显露出来，等父亲走后，反复端详那两个字好在哪里。自己写的时候无非是轻松自如，还有一点“玩儿帅”的意思，远不如平时写大仿认真，反而误打误撞地入了父亲大人的法眼。当时便给语文课本重新换了封皮，将父亲表扬的那两个字珍藏起来，留作纪念。

不是那两个字珍贵，是被父亲表扬太难得了。虽然他不过就那么顺口一说，也不是我真做了什么值得夸奖的事。自我记事起，就没见父亲笑过，随着我渐渐长大，才理解了父亲的悲苦。

鬼子进行“华北大扫荡”时，蒋家掌家的“老祖母”跳坑自杀，紧跟着曾祖父去世。因祖父是“过继”的儿子，乡间流行“吃绝户”，连着两场大殡，几乎家底掏空。在逃反（躲避日本兵）过程中又丢失了家里的大青骡子，可谓祸不单行。但对父亲打击最大的，还是内战期间，他最钟爱的二儿子意外身亡。我二哥私塾毕业后，到天津关银号学买卖，已经出师，开始给家里寄钱，1948年冬天外出为银行办事，被流弹所伤，不治身亡。他是家里读书最好、最有出息，可以说是家族的骄傲和希望。这一噩耗，让父母撕心裂肺，尤其是母亲，几次哭得昏厥。

此后又迭遭变故，家道败落，家里难得有欢乐的时候。我五年级时，在全区会考得了第一，都没有听到父亲的一声赞扬，甚至也看不出他脸上有一丝笑意。我揣

摩在他的心里，我功课好坏已经无所谓了。平时也很少过问我的学习，偶尔会翻翻我的课本和作业，看出毛病说两句，挑不出错来就不置一词，转身离去。每到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我陪着他守岁，我看小说，他看他的书，父子俩直到子时煮饺子上供，也说不上几句话。

我在乡村长到十四岁，基本是散养。母亲对我非常疼爱，却并不约束我，但我必须完成家里分派的农活，诸如给牲口打青草，麦收和秋收时帮着抢收，等等。其他时间就没人管我，我可以跟小伙伴们疯玩儿，怕家里给派活也可以躲到村外的树上看书。小学的前三年，是在本村学校就读，感觉上学的时间还没有放假的时间长。读书要服从农活，麦收要放假，暑假要放到秋收结束才开学，离春节还老远就又放寒假了。也就是冬闲的两个多月和春天青黄不接的三个多月，是上课的时间。稀里糊涂上完三年级，村里没有教四年级的老师，不得不每天走七里地到孟庄小学读书。

因为不是农忙季节，早饭没有主食，只喝粥，年成好粥里会有红薯、胡萝卜、蔓菁，农村的那种大海碗我会喝上三碗。胃口大就是那时候撑出来的，今已年过八旬仍不明白现代养生学的“七分饱”是怎样的境界。每顿饭须吃饱才舒服，当然也是没出息。那时虽然被三大碗黏粥撑得肚子鼓鼓的，但出村不多远就开始撒尿，走七里路不知要撒多少泡尿，到学校肚子就瘪了。下第一节课就感到饿，忍不住会掰一小块本来是中午饭的饼子充饥。比成年人手掌还略大一点的饼子，是玉米面或掺和了高粱面在锅边上贴出来的。每到下课吃一点，到中午放学，外村的同学都在教室吃午饭，我却无饭可吃了。看着别人吃东西，自己就更饿，也特别尴尬，只好躲到学校外面找个没人的暖和地方待着，估计快上课了再回教室。

1954年冬，母亲去世，我的童年也结束了。母亲葬礼结束后，在天津工作的三哥要起程回津，当着全家的面突发豪言：“老兄弟只要考上天津的中学，我负担全部费用。”不知他当时是觉得我能考上，还是认为我考不上。当时三嫂和他们的孩子都还在老家。他或者是这样想的，“家里替我照顾老婆、孩子，我负责供老兄弟上学。”

所以我的小学只上了五年半，当时农村是寒假后升级，城里则是暑假后升级。1955年夏天，六年级刚上完半个学期，到天津考中学，没想到考题很容易。原来农村的小学课本，比大城市的小学课本要深得多，尤其是数学和语文。出了考场我就知道，除非他们歧视农村的考生，否则我就不会落榜。

入秋后，根据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我到学校报到，按学校大门口贴出的分班名单找到自己的教室。一位温和秀婉的女老师已在教室等候，她显然就是我们

的班主任了，指定我在第一排靠窗的位子上坐下。上课铃响后，老师先自我介绍姓苏，然后根据入学考试的成绩宣布五名班干部的名单：班主席蒋子龙、学习委员李××……

我竟然是全班第一名，这倒没有想到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班里还有临近天津的霸县、仁丘、胜芳等多位外县的学生，有两三位同学已经结婚，其中刘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我们这个班可真是一个城乡混杂、其乐融融的大集体。

从此，我由一个农村散养的少年，变成离开故乡的漂泊者，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？

## 人生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

世上或许真有一帆风顺的人生，一辈子安稳度日，大道平直。我的生活轨迹，却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。却又不是用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能解释的，其命运曲线是不能简单地用“福”和“祸”可考量。1960年8月，我从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毕业，平生第一次拿到了三十六元的工资。当时这笔钱省着用，可养一个三口之家。父亲在农村几次饿得周身浮肿，命悬一线，家里太需要我能挣钱了。

就在这时候工厂武装部通知，全厂高中和中专毕业的适龄青年都要报名参军，符合条件而不报名是政治态度问题，没有人敢逃兵役。我自然也不例外，但心里有数，这种讲政治的事没有我的份，在当时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五种家庭中，我出身富农，排在第二位，只这一条当兵就不够格。1957年“反右运动”中，我是全天津市唯一一个受处分的中学生，因为当时上边有规定，中学生不打右派。这第二条算“政治错误”（后面细说），也够厉害，部队怎么可能要这种人？在学校被批判时因气性大，吐血，当兵对身体要求很严格，不可能要我这种肺上有钙点的人。所以，我报名应征不过是跟着走个过场。

据说以往征兵先体检，这次却是先进行文化考试，像高考一样，全市报名应征青年分在几个中学的考场。我不怕考试，加上知道自己不会被选上，心里也很轻松，交了卷就回厂上班，把招兵的事彻底扔到脑后了。过了大约一周多的时间，武装部长李永明，突然急呼呼地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很客气地请我坐在他对面，他面前摊着我的档案袋，眼睛直瞪着我说：不要再回车间上班了，你被批准应征入伍了。我心头一惊，眼睛可能比他瞪得还大：真的，假的？

“假的还找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”他告诉我，负责招兵的海军上校季参谋，专门来工厂一趟，看了我的档案，说蒋子龙这个兵不管什么出身、受过什么处分他